

T H E R O A D O F B O N E S
A J O U R N E Y T O T H E D A R K H E A R T O F R U S S I A

要了解俄罗斯，你必须了解这条路

弗拉基米尔路

【英】杰里米·普尔曼 | 著

冷述美 杨敏 |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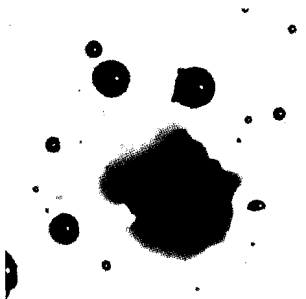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出版集团

现代出版社

T H E R

B O N E S



弗拉基米尔路

【英】杰里米·普尔曼 | 著

冷述美 杨敏 |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1-652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弗拉基米尔路 / (英) 普尔曼著; 冷述美, 杨敏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5143-0740-5

I. ①弗… II. ①普… ②冷… ③杨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30269号

THE ROAD OF BONES: A JOURNEY TO THE DARK HEART OF RUSSIA by JEREMY POOLMAN
Copyright: © 2011 BY JEREMY POOLMA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LLINGER LIMITED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2 Modern Pres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作 者 [英] 杰里米·普尔曼
译 者 冷述美 杨 敏
责任编辑 张桂玲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www.xdcbs.com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7.5
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740-5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你要想了解俄罗斯，
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条路。

——艾萨克·列维坦

第 1 章

我正在写字，用的是一个斜纹厚绒布的黑色笔记本，尺寸大约是 4×6 英寸。意大利的莫道公司制造，奶油色的页面和淡蓝色的线条，6 年前花了 5 美元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的。我曾经想象这个本子会很快被各种想法占满，这些想法会变成书和故事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不知怎么，后来它不见了，我还以为永远找不到了。又过了几年，我偶尔上阁楼去给儿子找些旧玩具，竟然发现了这个旅游纪念品，颇有物是人非之感。现在，我在苏黎世机场等待飞往莫斯科的航班，这个笔记本摊在我的面前。

我手里的笔是一支蓝色中号 Bic 圆珠笔。

但还是回到我的笔记本吧。

我在水本子上写道，在莫斯科有三个机场。第三个机场——多莫杰多沃，我正要前往的机场——我的旅行指南上说它是最古老的一个，由于 2004 年俄罗斯发生的飞机爆炸事件，这个机场一夜成名。两架民航客机被车臣恐怖分子炸成碎片，两次爆炸加起来夺去了 90 条生命（包括 4 名自杀炸弹携带者）。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系列攻击行动的开始，别斯兰的人质危机使它达到了顶点，335 人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其中很多是孩子。

不能太心急了。故事很长，允许我慢慢道来吧。

两年前的那个夏日，天气温和，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的游客如织，

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俄罗斯风景画展已进入倒数第二天。我要去那里看一幅画，此前我只见过其复制品。没想到，这幅画和它的意象竟然让我追寻了半个世界，改变了我整个生活。

我把包寄存到衣帽间，信步走上古老庄严的大理石台阶。展室里人头攒动，有看热闹的游客，还有成群结队跟在老师后面的小学生。他们显然觉得很无聊，躁动不安。

“孩子们，你们能看出来画家是如何观察世界的吗？他们又是如何引导我们去观察的？”一个弓着腰、形容憔悴的男老师问道。

他面前那群穿着紫色运动服的学生不太情愿地看着画。

“谁能告诉我是什么人修的这条路？”

学生们有人耸耸肩，有人摇摇头。

“是斯大林吗？”他问。

孩子们眼神一片茫然；老师叹了口气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接着看吧。”他向前走去。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跟在他后面。等他们都走光了，我来到画的跟前。

这幅画，《弗拉基米尔之路》，是作于1892年的一幅风景画。这幅画冷冷地、闷闷地跟我面对面的那一天，现在想来恍如隔世。它一如既往地萧条，没有人气。如果你只是随便看看，根本无法意会它的荒凉凌厉之美。我仔仔细细地审视它。我歪着头看，想象这是我从自家的窗口看见的风景。我退后一步看，再上前一步看。它好像在对我说：

看着我。你知道我通向何方？你知道吗？那些身戴镣铐、筋疲力尽的可怜人，每走一步，他们离亲人、故乡越来越远，离冰冷的地狱之门越来越近。你能听见吗？这小杂树林里也许就有冤魂的低语。

我凑得更近，把耳朵贴近画布，但是，什么也没听见，颜料、画布、

镀金画框都和地面一样静默无语。我只闻到画上颜料的气味。

我转回头（我相信没有其他人回头看），凝视那一笔一画。远处的教堂，孤零零的里程碑，路上的车辙没有尽头。空空如也。一切都消失了，只剩下这一片空虚。那些可怜人，成千上万的可怜人，他们被扔进了俄罗斯东部的漫漫长夜，一路上受尽了欺凌、折磨。他们之中最弱小、最年幼的孩子和病人踉跄着倒下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他们的肢体失去了知觉，意志消磨殆尽，在这肮脏的路上孤独地熬过人生的最后时刻。最后，是死神收留了他们，把他们——他们的白骨、血肉和灵魂——送回俄罗斯黑色的土地。很久以前，他们就来自于这黑色的土地。

画看得清清楚楚了，然而心里的疑问刚刚开始，过了一会儿我走开了。我走到咖啡厅，坐在一扇大观景窗下，边喝茶边思考在美术馆商店里花了 60 便士买的一张明信片。我翻过来看。

《弗拉基米尔路》，作者艾萨克·列维坦。

我翻过去看，那些从画面里消失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那些消失已久的受害者——那些男人、女人和孩子，他们是谁？这条路到底在哪里？人已去，路还在吗？这条路还是像河流一样蜿蜒而去吗？还有，列维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

疑问，越来越多的疑问。

“先生，这是您的吗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一个男人，那个又高又瘦、穿着入时的美术馆工作人员，皱着眉头跟我说话。他伸着手，张开的手心里放着我崭新的手机。他说，手机躺在我椅子后面的地板上。我谢过他，拿回手机。

“不客气。”他回答。说来真巧，话音没落，手机响了。

“喂？”

我妻子说她见到他了，听起来气喘吁吁，声音似乎很远。她说，是马克斯，她肯定是他。看见他的时候，她正在约翰·路易斯百货店的柜台边。

“你是说，有个人很像他吗？”我问道。

她没有吱声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我又问。

她说，是的，她很好。她只是想他。有时候，她不能相信他真的走了。我们约好半小时后在大理石拱门地铁站见面。

“你看见画了吗？”她问道。她看来镇静了些。

我说，是的，我看见了。“但你怎么样？”

她说，没什么，只是头脑一时恍惚。她挽起我的手，说道：“你看到的画，跟马克斯说的一样？”

我说，是的，完全一样。终于看见这幅画的真迹就像看见他本人一样，栩栩如生。我一扭头，看见她正端详着我，聚精会神的样子，仿佛她正在竭力琢磨某种确实存在又看不见的东西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道。

她微笑起来，好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答案。“你要走，”她说，“对吧？”

我犹豫起来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反对我走吗？”

她摇头。她摸摸我的肩头。“喂，也许到那儿你能遇见他呢。也许他是那些冤魂中的一个。”

我捧住她的头。她很美，就像我遇见她的那天一样美。很久以后，我们的儿子乔尔才不约而至地来到我们中间。而在那很久以前，我们的朋友马克斯就讲述了他那些古拉格群岛带走的亲人，后来我俩曾经聊到

结伴同行那条路。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。

她皱皱眉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她说，也许我该带些什么东西，他的什么东西。

“带什么到俄罗斯？”

“一份礼物，”她说，“给他的祖先。一件你能留给他们的东西，让祖孙团聚的东西。”

我突然想到，带上他的僧袍。这个主意像冬日淡蓝色的天空一样让人眼前一亮。

索尼娅点点头，“太好了。”

这件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决定了，我的心结也解开了。我要像多年前和马克斯约定的那样，带上列维坦的《弗拉基米尔之路》，带上他留给我的东西出发。我们转身进了阴暗的地铁。列车离家越来越近，我暗暗跟自己说，是的，我应该这样做。有他的灵魂相随，有他的僧袍做伴，我一定会圆满完成心愿，倾听路边冤魂的声音。

第2章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是一个烟不离手的莫斯科人。他的眉毛很浓，有点像勃列日涅夫。他打开钱包给我看一张微笑的小男孩的照片。他说，孩子叫罗曼。

“跟阿布拉莫维奇^①一个名字。”我说。

“对，跟他一样。”

我问他对阿布拉莫维奇印象如何。

他耸耸肩说：“阿布拉莫维奇是盗贼。”

我问他什么意思，他们都偷了些什么。他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个傻子。他说：“他们偷走了俄罗斯。”能看出来他说的是真心话，他的花白的浓眉毛下的眼睛满含忧思，仿佛承受着一个世纪的沉重负担。我还想多问他几个问题，但还没来得及张口，我们就被叫到门边去取行李。

整整六个星期，我一直在仔细研究地图，翻阅有关俄罗斯的书。本来想收集少量资料就行，但后来发现关于各种苦难的可怕故事实在太多了。尤其是关于伊凡雷帝的那些野蛮无情的故事，例如，他在虚荣和暴怒的唆使下杀害了自己亲生儿子。在那条通往遥远的古拉格的泥泞不堪、血迹斑斑的道路上，关于苦难、死亡的故事不绝于耳。在这一望无际、

① 罗曼·阿布拉莫维奇 (Roman Abramovich, 1966 年 10 月 24 日—)，俄罗斯财富寡头，英格兰球会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。2008 年 3 月，根据《福布斯》杂志的统计，他的资产约有 250 亿美元，是俄罗斯首富及全世界排名第 15 位的富豪。

荒无人烟的干草原上，成千上万的男人、女人和儿童，走上了流放的艰苦道路，能踏上归程的寥寥无几。也有一些故事，基本是想象出来的，是关于这条路本身的。虽然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各执一词，泥土和石头毫无疑问都是首要成分。大家都同意，一开始这里空空如也，就是一片没有人迹的荒野。后来，上帝造出了人，人又注定了被好奇心所驱使，逐渐有了这条通往天边的小路。又经过几个世纪的人来人往，就变成了后来这条令人谈虎色变的血腥之路，弗拉基米尔之路。

机组成员出现在机场的出发门边，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在我身边翻开《莫斯科时报》，我打开笔记本，看自己写的关于列维坦的话。我写的是，他是俄罗斯风景画的良心、脊梁和灵魂。

“喂，看这个。”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把报纸叠起来，给我看一页上的三张黑白照片，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。警察局里嫌疑犯用的那种大头照上，三个衣衫褴褛的人，眼睛好像盯着千里之外。

我问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他们是谁。

他喷了一下鼻子说，他们是在集中营里待了20年的幸存者，现在正在寻求赔偿。他说，他们被囚禁在远离亲人300多公里的地方，明显被剥夺了人权。他说，明天或后天，欧洲法院将受理他们的案件。

我问尼古拉，如果他们能赢——就是说他们的案子得到支持，情况会怎么样。他耸耸肩，说，什么也不会发生。欧洲法院愿意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。在俄罗斯，不存在什么权威，何况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罪犯，被审判过、定了罪的，谁会管他们的闲事呢？

我端详着这几张脸。他们曾经年轻过，但是现在，他们当然老了。我细看这几张脸，努力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但是，他们的眼神是死的，就像无人居住的房屋的空洞的窗户一样。但是，他们当然没死。他们体内的某种东西还是活的；心脏还在跳动，心灵之火还没有熄灭。现

在他们来了，亡者归来，寻求正义。

大门打开，人群聚拢过来。远处，有些模糊的玻璃窗之外，机长和副机长正在为起飞做准备。

“这是你儿子啰，”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说，我们都手里拿着护照排队等候登机，“几岁了？”

“5岁。”我说。

他点点头，说5岁很可爱。

10分钟后，我们落座，我拿出从《莫斯科时报》上撕下的那页纸。三张脸，三个名字，三个故事。标题是“流放者寻求正义”。我的目光投向窗外，我又想起了马克斯，他要是在我身边，会怎样提醒我去履行生者对死者的职责。他的脸上会浮现出圣洁的笑容，告诉我，我们要承担起对所有逝者的责任。只有通过我们，通过我们的声音，他们的故事，其实也是我们的故事，才能说出来。

我轻轻把打盹的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推醒。他呆呆地看着我。我放下他的小桌板，把那张报纸铺开。我指着第一张面孔，又指指下面那些我不认识的俄文，问他什么意思。他侧目而视，满脸不悦。长叹一口气之后，他才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副粗框眼镜。他像要发表演讲的人那样清清嗓子，又在座位上挪来挪去想让自己坐得舒服些，但看来没达到什么效果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给我读起了报纸上三个故事中的第一个。

第 3 章

他说，在读到索尔仁尼琴的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之前，他没有哭过。约瑟夫·斯大林死后，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获得了释放，过了十年的自由生活。他说，他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不管是由于痛苦、悔恨还是愤怒。但当他翻开这本书，他在里面看见了自己。突然，在他被流放和监禁的 9126 天里没有流过的眼泪，像决口的大坝一样，汹涌而出，简直可以把他淹没。他说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慰他，除了索尔仁尼琴的文字，他也受不了任何人的陪伴。他说，眼泪湿透了棕色的书页，他感觉自己像在书里爬来爬去，就像一个新生婴儿在出生的一刻看见了这个丑陋的世界，心里充满强烈的不安和恐惧，拼命想立刻回到安全而温暖的子宫里。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停下了，靠在椅子上，仿佛布置给他的任务已经完成。

“完了？”我问。

他耸耸肩。

我问他是否真的都读完了。那些奇怪的文字实在费解，难道没提他都干些什么事情，否则怎么会被监禁呢？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说，这个人是恐怖分子，够分量吧？

我问他报纸上说这个人到底干了些什么。

他又耸耸肩。“这个人收集邮票。”他说。

“集邮？”

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我问他是否就是邮政局发行的邮票，你用舌头舔舔然后贴在信封上的那种东西。

“当然了。”他说。

我问他报纸上怎么说的。很明显他不太情愿，疲乏地长长叹了口气，他还是重新开始读报纸。

据《莫斯科时报》的报道，这个人——他叫马克西姆·古日亚诺夫——是一个工厂的工程师。在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前的20年里，这家工厂一直生产割草机和拖拉机；开战以后，工厂调整生产，为乱得一团糟的红军制造坦克。

这一切都不出马克西姆·古日亚诺夫所料。作为一个真正的集邮家，对他来说，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完全可以从国家邮政发行的邮票上看出端倪。确实如此。邮票的纸质和构图在二战时期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，古日亚诺夫和其他集邮爱好者一样心里有数但三缄其口。即使在私底下也没有人谈及这个话题，因为到处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耳目，这些人心狠手辣。即便小心翼翼，还是经常发现有集邮爱好者失踪。他们的收藏品被卖到海外，所得收入都流入了党的官员的腰包，尽管官方的说法是用来提高战备能力了。

1942年春，他的工厂已经搬到了东边（为了躲避纳粹的闪电战攻击），马克西姆·古日亚诺夫在车床边被捕了，罪名是叛国，被判处流放和终身监禁。他的藏品（其中包括非常罕见的50铜板使领馆印花税票）从此无影无踪，当然，等他终于获得释放的时候仍然杳无音信。

根据《莫斯科时报》的报道，古日亚诺夫在听证会上讲述他在古拉格的岁月时很镇静，保持了极大的尊严。他清楚地认识到，让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承认这个法庭的判决毫无可能，他只是希望能起到提醒后人的作用，提醒人们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。他说：“过去没有消失，只要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还在。”他说，我们必须十分小心，否则它会

把我们埋葬，就像海啸会扑上岸边埋葬人类，杀人的武器喷出的烈火会将我们死死围困。

最后，有人问马克西姆·古里亚诺夫，他最喜欢的邮票是什么，他说的既不是最珍贵的也不是最著名的。他选出的是一套1947年出品的邮票，每一张是一幅俄罗斯著名画家的肖像。他说，其中，他最喜爱的是印有著名俄罗斯画家艾萨克·列维坦的肖像的那一张。当被问及为何单独选择这一张，他回答道，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你会找到答案。他说，那里有一幅著名的油画《弗拉基米尔之路》。在那里，只有在那里，他才能看见所有逝去的人们的脸庞，而他幸运地活下来了。只有在那里，面对这幅画陷入沉思，他才能听见他们的声音。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一言不发地把报纸叠好递给我。我把它装进了口袋。不久，我发现他头靠椅背，张开嘴，睡着了。我拿出那张《弗拉基米尔之路》的明信片，心里琢磨，旁边这个人刚才给我读的正是我此行去俄罗斯要去调查的内容，画布上那些看似简单的笔触对许许多多的人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意义，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。画面的空旷具有强大的力量，它周而复始，曾经把已经消逝的人吸引到它的身边，现在把活着的人吸引到这让人悲伤哀悼的地方。

第 4 章

人们都说，他是俄罗斯风景画的良心、脊梁和灵魂。艾萨克·伊里奇·列维坦是个出生于立陶宛的犹太人，越来越感觉自己的家乡积贫积弱，他离开它来到了大国俄罗斯的大城市。他是个孤儿，当时 15 岁，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为能听到冤魂低语的人。寒冷的冬夜，他在宵禁的街头流浪，看到那些囚犯——他们是沙皇的死敌——戴着手铐、脚镣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低着头，精神萎靡，似乎放弃了任何重获自由的希望。很多人光着脚；另一些人冻得脸色发青，即将死去。只要一断气，他们尚带体温的尸体就会被从队伍中剔出来，扔在路旁或空无一人的街角，慢慢变冷、僵硬，在那里等着利齿森森的狼的光顾。入夜，狼潜入城市、集镇，那些被随便丢弃的尸体正好供它们饱餐一顿。列维坦 50 岁时说，我眼看着他们倒下，我跪在他们身旁，尽量为他们做点什么。我也眼看着囚犯的队伍离开，他们向东北方移动，去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。

那个地方就是西伯利亚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个地名意味着天边，一个远离所有文明的地方。人们知道（他们也许不肯说是如何知道的，但肯定知道）那里是狼的世界。要想到那里去，只有一条路，毫无希望的死亡之路——尸骨之路；它通往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据说，连上帝本人都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，到哪里结束。

飞机上升，然后开始平稳飞行，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猛地坐起身

来，环顾四周。他说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了罗曼·阿布拉莫维奇。这还得感谢我。他还梦见了鸭子。

“鸭子？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他点点头。他说，阿布拉莫维奇就是靠鸭子发的家，拉了一车黄色的塑料鸭子放在特列季亚科夫圣普罗耶兹，这是他的第一桶金。他问我知道这事吗？我说不知道。飞机又颠簸起来，他伸出一只胖手按在眉毛上。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说，这笔意外之财（这批鸭子的下落揭晓以后，似乎一直无人认领，甚至也无人报案）滚雪球似的增值，带来了红场克里姆林宫里的公寓房、多艘游艇、巨大的投资组合、高楼大厦，还有切尔西足球俱乐部。天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产业，当然，谁都不可能知道。那些知道内幕的人——有些人自认为知道内幕——只敢悄悄地说，还要注意保持恰当的分寸，否则就是自讨苦吃。但是，有一件事，所有旁观者意见一致。在那遥远的、冰冷的东部——所谓的东部荒野，这个称呼很贴切——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奇货可居的天然气。在那里，所谓法制只是个抽象概念，所谓的道德准则纯属不值一晒的奇谈怪论。只有靠残酷无情，才能发财，别无他途。不够残酷无情的人，就算胼手胝足、累死累活，也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我说：“他不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新俄罗斯的典型代表吗？”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耸耸肩。这时飞机又抬升高度向东飞行，下方是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。他说，阿布拉莫维奇其实是个外国人。他的祖父是个立陶宛犹太人。所以说，这个人骨子里就又是商人又是小偷。

“这么说他并不是个俄罗斯人啰。”

尼古拉·伊利亚诺维奇叹了口气说，相反，俄罗斯正在变成，或者说已经变得和阿布拉莫维奇一样。他说：“跟美国也差不多，宝马车越来越多。”